

红色经典话剧剧本

红色经典话剧剧本 1 第一幕

时间：抗日战争时期“百团大战”间的一天

地点：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指挥部

人物：聂荣臻、八路军战士、警卫员、美穗子姐妹、炊事员

(刚工作过之后，略带倦意的聂荣臻将军正在指挥部院中散步，两名满身征尘的八路军战士抱着两个日本小姑娘来到院子)

战士甲：报告聂司令，我部昨晚在攻克敌一据点时发现了两名日本小女孩。

聂荣臻(略感意外)：哦，就是这两个小女孩吗？

战士乙：是！

聂荣臻(对警卫员)：快把那小女孩抱过来。

(警卫员从战士甲手中抱过小女孩，递给聂荣臻)

聂荣臻(看了看小姑娘，见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姑娘，手上包着洁白的纱布，此刻睡得正香。问战士甲)：怎么，她受伤了？

战士甲：发现她们时房子已经着火，估计时抢救时划伤的，卫生员已经处理过了。

聂荣臻(点了点头，对警卫员)：快把她抱到老乡家给她找点奶喝。

(警卫员接过小女孩下)

聂荣臻(对另一名约两岁的日本小姑娘，亲切地)：小妹妹，到伯伯这儿来。

(战士乙把满脸惊恐的小女孩领到聂荣臻跟前)

聂荣臻(抚摸着小姑娘，亲切地)小妹妹，别害怕，告诉伯伯，你叫什么？

小姑娘(满脸惊恐，不停地哭泣，用日本话不停地说)妈妈死了，妈妈死了……

战士乙：报告司令员，她听不懂中国话，听日本俘虏说她叫美穗子。

聂荣臻：(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梨，和蔼地对小姑娘说)：小妹妹，这梨洗干净了，吃吧。

小姑娘(哭泣着，慢慢地接过梨，吃了起来。)

聂荣臻(对两战士)：这事你们处理得很好，小女孩放我这里，你们回去吧。

(八路军战士下，警卫员上)

炊事员(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上)：司令员，开饭啦。

聂荣臻(抱起美穗子)：吃饭喽。

(聂荣臻将美穗子抱到饭桌前，慈祥地拿起小勺给美穗子喂饭，美穗子已稍稍平静，乖乖地吃起饭来。)

警卫员(不解地): 司令员, 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, 你干吗对这日本女孩这么好?

聂荣臻: 那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, 也象鬼子似的?

警卫员: 那可不行。

聂荣臻: 是呀,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, 如果滥杀无辜, 不也成鬼子了吗? 这个小女孩也是战争的受害者, 我们有责任照顾好她。

警卫员(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)

第二幕

时间: 几天后

地点: 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指挥部

人物: 聂荣臻、八路军干部、美穗子

(工作之后的聂将军正与美穗子游戏, 美穗子已全无刚来时的紧张害怕, 此刻正拽着将军的马裤跑前跑后。这时, 一八路军干部上。)

八路军干部: 报告, XX 奉命赶到。

聂荣臻: 你来啦, 坐。

(八路军干部坐下。)

聂荣臻: 叫你来有一个任务, 想让你去华北日军司令部去一趟。

八路军干部(疑惑地): 日军司令部? 什么任务?

聂荣臻(对着小女孩): 把她们姐妹俩送还日军。

八路军干部：是！保证完成任务！

聂荣臻 我这还有一封信，你带给他们指挥官，准备一下，明天上路。

八路军干部：是！

第三幕

时间：两天后

地点：石家庄华北日军司令部

人物：日军司令官、日军哨兵、八路军干部

(日军司令官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，一日军哨兵上。)

日军哨兵：报告，抓到一支八路军小分队，他们带着两个日本女孩，
八路军指挥官说有封信带给您。

日军司令官(疑惑地)有封信?带上来!

(两名凶恶的日军士兵押着八路军干部上)

日军司令官(高傲地)：你就是指挥官?来这里干什么?

八路军干部(从容镇定地)：在几天前的一次战斗中，我方战士从火场
中救出了两名日本小姑娘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予以救治，现奉我八
路军晋察冀根据地聂司令员之命，送还贵方。

日军司令官(惊讶)：聂司令员?就是聂荣臻将军?

八路军干部：不错!聂司令员还让我带来一封亲笔信。(拿出信，日军
勤务兵接过，交给日军司令官)

日军司令官(展开信纸，看着看着，高傲的神情逐渐消失，满脸庄重，不由自主念了出来)我谨以一名中国军人的身份向你坦言：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人民为仇敌，中国军人也绝不会伤害无辜的日本民众，但身为中国军人，在祖国正当危难之际，……我八路军也必当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，至仁至意，有始有终，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……(司令部内一片寂静，凶神恶煞似的日军士兵也低下了头。全剧终。)

日军司令官：放了那些八路们，还有，替我谢谢他们！

日本哨兵：是！

画外音：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新四军不仅在国内老百姓心中赢得了口碑，获得了他们的拥护，就是在许多日本军官的心中，这一个政党，一支军队也是值得他们尊重的，因为即使是背负着与日军的血海深仇，这支军队也仍然可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善待甚至救助日本民众。据统计，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大量的日本民众在中共的帮助下安全返回日本，留在中国的也受到了政府的善待。这样的政党和军队如何能不成功，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！

红色经典话剧剧本 2 第一幕

男（2）：东北，沦陷了

全体：东北，沦陷了（男在上，全体在下）

男（2）：他们出了兵，把最大的沈阳兵工厂，飞机场，和两百多架飞机一起占领了，本溪，营口，长春，吉林，先后被攻占，整个东北，算是完了！（摊手）

女（1）：那我们的部队呢，我们的政府呢？

郑瑾：蒋介石只敢打内战，可面对日寇，他下令几十万军队不许抵抗，要请国联来解决问题。

女（2）：指望国联救中国，简直是妄想！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！

男（1）：那我们不是要亡国了吗

丽萍：是啊，同学们，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那一时刻了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

男（1）：我们不做亡国奴

男（2）：我们要开展救国救亡运动，我们要逼迫南京国民政府，出兵，抗日！（举手握拳）

丽萍/郑瑾：现在，只有我们自己，救自己！

全体：对，出兵，抗日！

黑幕

（背景介绍）

第二幕

（余永泽在家看书，林道静推门回来）

余永泽：又出去找工作了？（双手撑在膝盖看书）

林道静：嗯

余永泽：（把书放下）静，现在外面的世道太险恶了，而且工作又那么难找，（转向林道静）你就这样待在家里不好吗？

林道静：永泽，你有书读，有事情做，可我呢？我成天这么呆在家里，算什么啊？

余永泽：（站了起来）那又怎么样？（左手卷书从左向右指）我们学校的那些教员夫人，他们都是大学毕业，有的还是留洋回来的，（转回林道静）还不是呆在家里，（书敲右手）陪陪丈夫，照顾孩子。

林道静：永泽，你为什么总这么说呢？你忘了？你以前的思想是多么丰富啊！可现在呢？你总在我耳边唠叨什么吃啊，再不就是孩子啊，你知道的，我想要的不是这些。

余永泽：好好好好好，（走到林道静前单膝下跪）你要什么？

林道静：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最起码，我先要走入社会。

余永泽（摊手）我从来就不反对你，（面向观众）我一向赞成妇女走出厨房，（站起身，走向观众）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。（面对林道静摊手）你找工作，怎么办？（林道静“诶呀了一声”）（面对观众，左手持书放胸前，右手背后）唉，好吧，今天先不说这个了，（面对林道静）对了，你先把家里收拾一下，我请了个贵人。

林道静：我才不管你什么贵人呢。

余永泽：（走向林道静跪下）诶，静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啊，（向观众转一点、点书）这马上就要毕业了，（转向观众点书）工作还没有方向，（转回观众拿书点自己）到时候我可怎么带你生活下去啊。（卢嘉川走出，寻找余永泽的家）

卢嘉川：老余？

余永泽：诶，他来了！老卢老卢，在这呢！

（两人见面互相握手，并道你好）

余永泽：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爱人，林道静。

林道静：你好。（握手）

卢嘉川：你好，我之前常听老余提起过你。

（卢和余拿起凳子，对着观众坐着）

卢嘉川：老余啊，我听说你，最近弄起考据来了。

余永泽：嗨，是啊。诶，老卢，你呢？还在忙着救国工作？现在外面形势怎么样了？

卢嘉川：一说到这话，就真是气人。

余永泽：哦？

卢嘉川：（站了起来）就在我们刚要示威的前声，赶回北平的时候，国民党突然对南京的学生来了个屠杀！

（余永泽和林道静异口同声：屠杀？！）

卢嘉川：国民党撕破了他们的假面具，镇压的很凶啊，所以现在，我们学生的救国工作不得不暂停一下。诶，老余，你们两个可都是青年人啊，可不能身沾“贵气”啊？

余永泽：不能不能。

卢嘉川：诶，我记得南下那日，你在北平不也很激昂吗？

余永泽：诶，我现在认为啊，挥挥拳头，喊喊口号，它起不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啊。我是用自己的方式救国呐？

卢嘉川：是吗？

林道静：你的“救国”啊，就是把洋装书变成线装书，把学生装变成长袍大褂。

余永泽：嗨呀，你别听道静的，她现在这是找不到工作，拿我出气呢。

卢嘉川：诶呀，是啊，这马上就要毕业了。

余永泽：我的工作还没有方向呢。诶，老卢，我这次请你来，主要想请你帮个忙。

卢嘉川：请我帮忙？

余永泽：我听说你有个亲戚，和胡适先生很熟啊。

（卢和余拿起凳子面对面坐下）

卢嘉川：我是有这么个亲戚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

余永泽：是这样，我最近研究了几本王国维先生的著作，有几个地方想请教胡先生一下。

卢嘉川：原来是这样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亲戚啊，虽然和我远的是不着边际，但我想，这点忙，他还是肯帮的。回头我给你个地址，然后，你去找他。

余永泽：那真是太感谢，太感谢啦。

卢嘉川：我说老余啊，你别总是跟我这么客气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。只是，我还想再提醒一句，光读书是不能够救国的。

林道静：那卢兄，依你看，我们要怎么救国呢？（林走到卢身边）

卢嘉川：我们要反抗，要斗争！

林道静：怎么反抗，怎么斗争？（两人距离不断接近）

余永泽：道静！

卢嘉川：（干笑了几句）那我也不多说了，老余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

余永泽：请便。

林道静：再会。（卢嘉川下场）永泽，我觉得这个卢嘉川，说话挺有道理的。

余永泽：唉，我和他啊，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诶，她地址还没给我！（说罢跑了出去）

老卢，老卢！（余永泽伸出一条手臂对着卢嘉川，卢嘉川回头，二人静止）

林道静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？

黑幕

第三幕

【大年三十的夜晚，四个学生相聚在一间小屋里，气氛沉闷异常。
白丽萍领着林道静进来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不免诧异。】

林道静：这、这是怎么啦？

白丽萍：别哭了，都别哭了。这大年三十应该乐一乐的，干嘛哭鼻子呀？

女（1）：（抱住丽萍）丽萍姐，我好想家啊……

（所有人沉默苦闷。）

男（1）：（突然愤起）都别哭了！日本强盗不让我们跟家里人过一个团圆年，但是我们偏要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新年！

女（2）：我抗议，在这新年之夜我要向南京政府抗议。他们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东三省啊！（愤中生悲）使三千万的同胞成了亡国的奴隶。

男（2）：对，我抗议！我们要大声的向南京政府抗议！

白丽萍：同学们，蒋介石又听不到你们的抗议，到是那无处不在的侦探可能会听见。

林道静：丽萍姐，你就让大伙说说心里话吧。这时候大家心里一定有许多感慨。

白丽萍：小林，我不是不愿让大家谈，我是怕谈着谈着，又谈出伤心来。（抱住

女（1）轻轻安抚）我们这些东北流亡的学生已经够苦了。好容易大年三十聚在一起，我是想让大家乐一乐的。

女（1）：（抹眼泪）丽萍姐说得对，这大年 30 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像什么样子。

白丽萍：是啊。

女（1）：诶，这位是？

白丽萍：这是林道静，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回不了家的学生。（众人情绪再度低落）哎呀，别哭了，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有缘相聚，该高兴才是。

【卢嘉川上场】

卢嘉川：对我们该高兴才是。

众人：卢兄！

卢嘉川：同学们，快请坐。

（众人围着卢嘉川）

男（1）：哦对，快坐，老卢。

女（1）：你终于来了。

男（2）：你最近到哪去了，怎么总找不到你？

众人：是啊。

白丽萍：你们还不知道吧。卢兄因为率领我们北大示威团去向南京政府抗议，刚回到学校，就被开除了。

众人：啊？怎么会这样！

林道静：那不就成了卖国者容救国者罪了吗？

女（2）：哼，这个社会，本来就是黑白颠倒。

白丽萍：就是。小林啊，你和你们家余老夫子不会在故纸堆里早麻木了吧？

林道静：不不，我只是觉得那堂堂的北大怎么会？

女（1）：北大，北大那也是南京政府办的呀。

众人：就是。

白丽萍：那个北大的胡博士不就是保守主义的代表吗。

男（1）：好了好了别说了，卢兄，你快给我们讲讲最近的形式吧！

女（1）：是啊卢兄，这段日子，我们都苦闷坏了。

男（2）：是啊，中国的命运究竟怎么样了？

卢嘉川：好，那我就说说，自从‘一二八’以后，政府虽然口头上喊着‘一面抵抗，一面交涉’，实际上还是个不抵抗。

女（1）：啊？

卢嘉川：最近，山海关丢了，承德也丢了。可国民党却在这个时候说，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，而是共匪。

众人：什么！

男（1）：诶呀，这个呀就是他们所谓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卖国政策。

卢嘉川：对。

女（2）：卢兄，那你说，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出路，到底在哪啊。

众人：是啊。

卢嘉川：（沉思，疑惑）出路……出路。其实，我们都在找出路。整个国家也在找出路。但是出路究竟在哪儿呢？（坚定）我想这出路就在反抗、这出路就在斗争，出路就在于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然后去争取全民族的解放！

男（2）：对！我们应该起来斗争，把这个社会砸碎！

众人：对。

【鞭炮声起】

白丽萍：过年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一起去放鞭炮，去给新的一年讨一个好兆头吧！

众人：好！

（众人下场，林道静轻声叫住卢嘉川）

林道静：（忐忑）卢兄。

卢嘉川：（惊讶）林道静？

林道静：（高兴）嗯。

（两人握手）

卢嘉川：你好。

林道静：你好。

卢嘉川：嗯，你也是东北的吗？

林道静：不不不，不过我跟他们一样，都是无家可归的人。

卢嘉川：哦，诶，坐。

林道静：嗯。

（两人坐下）

卢嘉川：哎，小林，你们家老余呢？他怎么没来？

林道静：他回家过年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卢兄，你刚才说只有反抗，只有斗争才有出路，这是真的吗？

卢嘉川：怎么？你不会以为只有妥协才会有出路吧？

林道静：哦不不，你不知道以前我也反抗过，我也斗争过，可是我并没有找到出路呀。

卢嘉川：原来是这样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小林。你看这一个木是独木；这两个木呢，就是你那个林；而这三个木呢就是巨大的森林，到那个时候就是狂风也吹不倒他们。你一个人孤身奋斗，当然只会碰钉子。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，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，你，你就再也不是小林，而是——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。

林道静：（笑）卢兄，你说话真有意思。不过我对那个革命救国的真理，还一窍不通呢。你能帮助我吗？

卢嘉川：（想了想）诶，你喜欢文学吗？

林道静：喜欢。

卢嘉川：那好啊，你可以先看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。像《母亲》、《毁灭》，还有《铁流》，这些都很好。这样吧，回头啊，我先借你两本，你先看起来。

林道静：那真是太好了。

卢嘉川：高尔基说过，读好书啊，可以让人既聪明又幸福。

林道静：真是太谢谢你了卢兄。

卢嘉川：过年了，小林啊，你就许个愿吧。

林道静：嗯，我是打算许愿的。但现在我想许另外一个愿望了。
我希望天下的劳苦大众们都能团结在一起，为团团圆圆，快快乐乐的生活而努力而斗争。

白丽萍：小林，卢兄，和我们一起去放鞭炮吧？

林道静：好啊。

卢嘉川：嗯。

（众学生上场）

女（1）：我希望我们能都回东北，明年我能回到哈尔滨和我的爸妈一起过一个团圆年。

男（1）：我希望能停止内战。同胞们，能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，保家卫国。

男（2）：我希望中国从此没有侵略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做主。

女（2）：我希望帝国主义永远消失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。

众人：过年好！

【落幕】

第四幕

【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林道静坐在小家里看书，余永泽哼着小调回到家里。他轻轻推开门】

林道静：永泽，你回来啦！

余永泽：静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（边说边放行李）

林道静：读书！永泽，我最近啊读了不少书。我好像懂得了许多，也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余永泽：（合上行李箱）哦，是吗？你都读了什么书？

林道静：（想了想）嗯，《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。

（余永泽沉默，被吓到了）

林道静：永泽？

余永泽：（有些焦心）你这些书哪来的？

林道静：卢嘉川借给我的。

余永泽：（惊）卢嘉川！

林道静：嗯。

余永泽：（怒）卢嘉川来过了！

林道静：（继续看书）是呀，它不但借书给我，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故事呢。

【打光聚焦余永泽】

余永泽：（恐慌）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我都不认得了！安娜卡列尼娜说过一句话，看眼睛就知道热恋中的年轻人。他爱上别人了！不不不……一定是有人在引诱他！

【灯光恢复】

余永泽：你读这些书有什么用？

林道静：我读这些书，不是也想对革命有所了解吗？

余永泽：你说什么？（按住林道静，把书摔在桌上）哎呀，静！这是危险的！你了解他干什么？！再说你就了解他又能怎么样？啊？（比手势）那一顶红帽子带下来可是要杀头的！

林道静：（站起来）哪有那么严重！我就读了几本书，交了几个新朋友，就要杀头！（把他拉回椅子上）永泽，你不要神经过敏了。你忘啦，你也不满腐朽的旧社会，你也知道日本人已经践踏了祖国的土地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，做一些有益国家有益大众的事儿呢？（撒娇）永泽。

余永泽：这些天，除了卢嘉川就没有别人过来了？

林道静：没有啊！

余永泽：你也没有出去过？

林道静：（怒）你在审问我？

余永泽：不，亲爱的，我没有在审问你。我是怕你上别人的当。

林道静：我会上谁的当？

余永泽：卢嘉川！反正我不同意你跟他来往！也反对你跟他借书！

林道静：为什么？！

余永泽：哎呀静啊，你不要这么单纯好不好？啊？那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啊！

林道静：他们是在满腔热血的救国救亡！

余永泽：那救国救亡是军队、是政府的事情，和我们这些书生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那喊口号谁不会呀！哼！

林道静：永泽，你是青年人，卢嘉川也是青年人，为什么你就想不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简单的道理呢！

余永泽：够了！别给我提什么卢嘉川！哼！

（林道静气愤出门）

第五幕

【雨中，林道静失意的，苦闷的，卢嘉川看见她】

卢嘉川：小林？

林道静：卢兄！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
卢嘉川：哦，我刚好路过这，本来还是要去看看你的。

林道静：（走近）真是太巧了。刚好我也有事情想向你请教呢。

卢嘉川：是吗？

林道静：是这样子的，卢兄。最近我把你给我的书看了许多遍，你不知道以前我对什么都悲观，对什么都失望，甚至想到过自杀！但是自从看了你给我的书以后，我都觉得仿佛是见到了光明一样！唉，卢兄，你能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吗，要不参加红军，我想我是能够革命的。要不参加东北义勇军也行啊！

卢嘉川：（失笑摇头）我说小林啊，你看你，把参加革命想的多简单，多容易啊。

林道静：啊？

卢嘉川：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要参加红军吗？

林道静：我觉得一个人不能这么平庸的、白白的过这一生。（激动）自从看了你给我的书以后，我就觉得，人活着就应该像那些英雄、像那些视死如归的人。哎呀，卢兄，你就介绍我到火热的战场上去吧！我再也不想就这样活下去了！

卢嘉川：（拿出报纸，铺在椅子上）我说道静啊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好不好？

林道静：什么问题？

卢嘉川：坐。你看啊，你过去和家庭作斗争，那是因为不满意这黑暗的社会。而你现在呢，你要上战场、要去参加革命、要去当英雄，你能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吗？

林道静：（不好意思）我还没有很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……

卢嘉川：呵呵。

林道静：（坚定）不过你放心，我不是为自己，我也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。

卢嘉川：哦。是吗？我看你这个想法，恐怕还是为了你自己。

林道静：（微怒起身）你说我是个人主义者！

卢嘉川：哦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看，你过去啊东奔西跑，看不上这瞧不上那，痛苦、沉闷，你是为了谁呢？是为了劳苦大众呢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

林道静：（沉思坐下）我自己？

卢嘉川：我们再来看看你现在，你说你要上战场、你要参加革命、你要当英雄。你的动机是要往救人民水火呢，还是为了自己英雄式的幻想，或者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生活？我看你这叫独善其身。

林道静：独善其身？

卢嘉川：（点头）嗯。

林道静：卢兄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。我时常会省下自己零花钱给乞丐、给洋车夫，我喜欢去帮助穷人。（不服气）你说这也是个人主义者吗？

卢嘉川：（半跪平视）来，我说道静啊，我对一个人行为的评价，包括他的努力和奋斗，不仅要看他的动机，更要看它的结果。看他是在推动这个社会发展呢，还是在挽救这个腐朽的社会。不错，你过去啊，是帮助过几个洋车夫，或者乞丐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能叫着天下千百个洋车夫和乞丐都有饭吃吗？嗯。这除了实现你个人的好人欲望之外，对整个社会、对全体人民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（起身）我说道静啊，你看你，你现在要上战场，想参加革命，只要去当英雄，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可是也得看你实际情况啊！其实啊，参加革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火热的白刃战也有平凡的斗争啊！不一定非要上战场才是革命啊！那好啦，难道你现在还要当一个战死沙场的英雄不可吗？

林道静：（激动起身）卢兄，和你相比，我简直是太幼稚了！你又教会了我更多的道理！

卢嘉川：（坐到椅子上）哎，对了，明天是 318 惨案纪念日，北京学生要举行纪念会。可能的话，会有示威游行。怎么样？你愿意参加吗？

林道静：（也坐到椅子上）当然很愿意啦！

（余永泽上场，他突然看到两个坐着的人，急走两步靠近，仔细看看，是林道静和卢嘉川，怒从心生）

卢嘉川：那好。明天上午八点，在北大操场集合就可以了。

林道静：嗯。

余永泽：（忍着怒气）咳咳！

（两人回头）

林道静：永泽！

卢嘉川：老余！

（慢慢靠近）

林道静：（拉着余永泽）永泽，明天是 318 纪念游行，咱们一块去吧！

卢嘉川：是啊！

余永泽：（阴阳怪气）318 算什么纪念日？我不去。卢公足下，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多研究点什么问题，少谈点什么主义。

卢嘉川：（也不高兴）我说老余啊，看来你受胡博士的影响还不小啊！

余永泽：没错，人各有志，就像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，我信仰胡先生的学说，我不干涉你信仰，也希望你不要来干涉我的信仰，（一字一顿）和我的家庭。

林道静：（又急又不好意思）永泽，你说些什么呢！

卢嘉川：我说老余啊，我看你的思想实在是太狭隘了。（拿伞）那好，告辞。

林道静：（挣开余永泽想去追卢嘉川）卢兄、卢兄！卢兄！

余永泽：道静！

林道静：你怎么可以这样？

余永泽：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样？啊？我也想问问你，你想怎么样？（看到椅子上的报纸，拎起来抖两下）唉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我是不是得罪了你那相好的了！哼！

林道静：（又羞又怒）你居然说出这种话！无耻！

【打灯聚焦余永泽】

余永泽：（悲伤）他为什么就这么倔强？有人引诱他都不能发觉，用道理又说服不了他。现在呢，更只会欺骗我。

林道静：（悲伤）这个难道就是我以前热爱过、倾心过的人吗？

余永泽：可它又是那么的单纯，那么的善良。他是不会欺骗我的，他也不会爱上别人。不，他不会。我为什么要庸人自扰呢？

林道静：他可能也是为了我好。可他为什么就那么自私保守，顽固不化，为什么就那么狭隘呢？

【灯光恢复】

林道静：永泽，明天 318 今天游行，你去吗？

余永泽：静，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什么。但这次我必须干涉！我不允许你去。

林道静：我请你不要干涉我。如果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自己负责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，我变坏了，（顿一顿，轻声）或者死了，我谁也不怨！

余永泽：（急）那不行！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！

林道静：（甩开余永泽）你说什么？

余永泽：（稍稍冷静）不、不，静，你听我说，你就是我生命一样，我说会永远保护你的，我不能让你受任何伤。

林道静：我知道永泽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葬身鱼腹了。你想过没有，你既然给了我这条生命，你就不能让他活得更意义、更有价值一些呢。

余永泽：静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去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他毫无意，毫无价值——

林道静：（激情打断）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！（冷静一些，悲伤）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总之，我一定要去。

余永泽：（含怒的，冷冷的）你一定要去。

林道静：是的。

余永泽：（怒极反笑）你一定要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其实我想都不用想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么坚决要去参加这个集会，（发怒）只是为了和卢嘉川在一起。

林道静：（一时没反应过来）你说什么？

余永泽：你好自为之吧。

（余永泽甩袖下场）

林道静：永泽！永泽！

【落幕】

第六幕

男（1）：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卖国贼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反对卖国国民党

郑瑾：同学，你是来参加学生大会的吗

林道静：是啊

郑瑾：第一次参加？

林道静：嗯

郑瑾：你第一次参加怎么没有同学带你来啊？

林道静：有的，不过我还没有找到他呢。

郑瑾：那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在一起，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跟你一样，有点担心，有点害怕呢

林道静：我~我不害怕！

卢嘉川：小林~

林道静：卢大哥~，卢兄

卢嘉川：你好

林道静：你好

卢嘉川：欢迎你来参加游行学生运动，

林道静对郑瑾说：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叫卢嘉川，他是我的老师，

郑瑾：你就是林道静吧，哈哈

林道静：嗯？你怎么知道啊？

郑瑾：老卢常跟我提起你，他说你与众不同，很有上进心呢

男（2）：老卢，老卢，警察，警察已经来了，

女（1）：卢兄，卢兄，学生已经不能动了

女（2）：老卢，不好了，警察已经把我们包围了

郑瑾：老卢，我们该怎么办啊

众人齐声说：是啊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

卢嘉川：同学们，要镇定，同胞们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有雄伟的抱负，都盼望着祖国的富强，都盼望着中国能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，我们在九一八的烈士才会因此而流血牺牲，再来看看我们的统治者吧，看看他们，都干了什么？啊？对内，他们残害青年，滥杀无辜，对外呢，他们卑躬屈膝，卖国求荣，可耻啊，现在日本正在加紧进攻，当地守军也在不断抗争，可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呢，命令驻守的三个师不许抵抗日本，看看吧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？……同学们，反动派的镇压又来了，勇敢的战士是不怕威胁的，我们要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去唤醒民众，反动统治者，就要崩溃了，我们的人民，就要站起来了。来，我们手挽着手，唱起来了。

第七幕

（白丽萍在舞厅跳舞，伴舞男1男2女1女2）

林道静：丽萍姐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了，

白丽萍：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，你老是谈斗争，谈主义，不觉得乏味吗？你看看这，这的人都带着面具，多神秘，多刺激啊。

林道静：我觉得一点都不神秘，一点都不刺激。丽萍姐，你变了，自从你选上北大花王以后，你就变了，

白丽萍：是啊，我是变了，亏你还记得花王呢。那可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，我现在啊，是忙的不可开交啊，

林道静：你都忙着什么呢？

白丽萍：哈哈，一言难尽啊，这要排练，那又要演出，哦，对了，我现在在大剧院主演，有空你可以来看看啊，不过，马上要演外国古典戏了，嗨，又是我演主角，上海滩请我去拍电影，南京也邀请我去当预约演员，反正啊，我现在是忙的不可开交啊

林道静：我明白了，反正用现在的话说，你现在啊，是档期排的满满的。

白丽萍：差不多吧！对了，说说你吧，小林，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吗？美满吗？还是跟你那位老夫子又吵嘴了，

林道静：还是老样子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

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627020063124006153>